

ZHONG GUO JIN DAI SHI TONG JIAN

中国近代史通鉴

1840—1949

主编 戴逸

第五卷
下

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史通鉴

李育民 主编

辛亥革命

下 册

目 录

徐锡麟枪杀恩铭见闻回忆	王迈常 (1)
记秋瑾	徐双韵 (4)
戊申熊成基安庆起义记.....	陈春生 (23)
庚戌广东新军举义记	(29)
黄兴上孙中山论革命计划书	(41)
新军起义前后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回忆	
.....	姚雨平 (50)
清廷对革命党的防范和镇压.....	李云谷 (74)
暗杀时代 (节录)	吴 樾 (82)
书甲辰三暗杀案.....	章士钊 (95)
同盟会的暗杀活动	陶冶公 (101)
暗杀团在广东光复前夕的活动	
.....	郑彼岸 何 博 (108)
行刺孚崎、李准、凤山亲历记	
.....	罗锦泉口述 黄国祥笔录 (112)
刘思复之暗杀活动	郑佩刚 (125)

罪案（节录）	景梅九（133）
立宪纪闻	（152）
清太后之宪政谈	宋教仁（165）
宪法大纲刍议	荪 楼（167）
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第一次开会报告词	（185）
预备立宪公会简章	（188）
政闻社宣言书	（192）
国会代表请愿书	孙洪伊等（209）
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	（214）
国会问题之真相	侠少（吕志伊）（235）
天津请开国会风潮追忆	刘寿山（240）
奉天人之国会哭	（244）
论国民宜急起参与宪法（社论）	（247）
一九〇八年陕西蒲案始末	（252）
保路同志会宣言书	（262）
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	邓文翬（264）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史料（节录）	杨谱笙（283）
文学社事实	王华国（289）
辛亥武昌革命团体	（303）
黄兴谈武昌革命形势	（313）
荣县独立	吴玉章（316）
五、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322）
座谈辛亥首义	（322）
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	熊秉坤（338）
樗公随笔	谢石钦（368）

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385)
武昌革命之回忆	载 涛 (392)
湖南反正追记	栗戡时 (399)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节录) ... 朱叙五 党自新	(428)
江西光复和光复后的政局	彭成万 (453)
山西光复记	郭孝成 (460)
辛亥革命云南“九九起义”前后	
..... 杨如轩口述 胡彦整理	(466)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	李宗武 (476)
上海商团史料辑录	朱尧卿 (499)
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 (节录)	黄元秀 (515)
江苏光复纪事 (节录)	郭孝成 (527)
贵州辛亥起义纪实	莫季莹 (540)
安徽光复经过与都督的争夺	王一民 (561)
广西光复记	郭孝成 (569)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	刘 通 (572)
广东之光复与出任都督	胡汉民 (588)
辛亥四川革命纪事	(603)
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	汤芑铭 (628)
山东独立前后	夏莲居 (637)
直隶革命记	郭孝成 (674)
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	
..... 税西恒 何 鲁 唐午园	(678)
我在辛亥这一年	马叙伦 (683)
炸前清袁内阁纪实	欧阳云 (693)

良弼被炸的原因和经过	韩 锋 (700)
各国对于辛亥革命态度	(705)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活动	(715)
日本对辛亥革命之操纵与干涉	王芸生 (723)
敬告日本人	渔夫 (宋教仁) (728)
袁世凯之再起与吴禄贞之死	恽宝惠 (729)
临时政府成立记	平 佚 (734)
临时大总统誓词	(741)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742)
对外宣言书	(744)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 年	(748)
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	马凌甫 (754)
辛亥和议之秘史	甘 籛 (769)
南北议和	(773)
南北议和亲历记实	章仲和 (784)
汪精卫误国记	邓警亚 (788)
运动北军反正记	夏清贻 (790)
南北议和记叙	廖少游 (795)
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	冯耿光 (862)
壬子北京兵变真相	杨雨辰 (885)
天津壬子兵变纪事	华克格 杨绍周 (896)
民社成立与黎袁勾结	万鸿 ^平 (902)
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	孙中山 (908)
六、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910)
民族主义论	余 一 (910)

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	卫 种 (920)
“国粹学报”叙	黄 节 (930)
读“国粹学报”感言	许之衡 (935)
无父无君无法无天	四 无 (943)
五无论	太炎 (章炳麟) (947)
新社会之理论 (节录)	(964)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	公 权 (973)
驳《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	
.....	民 (李石曾) (977)
社会主义商榷	宋教仁 (987)
实业救国之悬谈	胜 因 (992)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蔡元培 (1001)

徐锡麟枪杀恩铭见闻回忆

王 迈 常

徐锡麟字伯荪，绍兴人，以试用道需次安徽，短小精悍，言不妄发，顾眉目清秀，善气迎人，喜结交，非崖岸自高者（其时安徽省候补道姓徐者有二，伯荪之外有徐幼农，名元英，吴兴人）余原随沈寐叟师在南昌，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之秋，寐师任安徽提学使，余亦来皖。寐师以安徽学务公所图书课课长一职嘱余承乏。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春，浙人之官于安徽者创立浙江旅皖公学，公推伯荪为校长，余因公学事数数与伯荪商谈。余对于校事有所贡献或推荐教员，伯荪未尝不欣然接受焉。惜乎纳交未及半年，而伯荪大去矣。

恩铭字新甫，旗籍，数十年顺流平进，抚皖时年事已高，嗜好亦深，以是怠于治理，顾尚少误事，对于伯荪极其信任，故畀以警察学党总办之要差，尝呼之为小徐而不名，盖别于徐幼农之大徐也。

是年（一九〇六年）四月，警察学堂有甲乙两班学生同时毕业，伯荪定期呈请抚台并柬邀藩、学、臬三司及安庐滁和道莅堂检阅，发给毕业文凭，昭郑重也。恩铭年老多病，屡屡愆期；延至五月间已不能再延，恩铭始决计于某日亲自来堂发给文凭。是为五月何日，已记忆不清，惟确记为星期日。学务公所会计课副课长钱佩韬前往观礼。佩韬衣冠济楚，乘

蓝呢肩舆从容而去，去时余凭阁下瞰而目送之。公所后门临街，隔街十余步，余寓在焉。图书课即在楼上，余朝夕往来，极为便利。是日所中无公事，十一时左右余方拟回寓午餐，正在楼上走廊徘徊之际，忽见佩韬衣冠不整，气色灰败，从后门急奔而入，似未尝乘舆者。余揣知必有大故骤发，急下楼至会计课寻佩韬。佩韬神色稍定，为余言之如下：

佩韬之言曰：“余至学堂，为时尚早，嗣后各长官陆续来，抚台最后到，均坐于台堂之正厅。前设公案，恩抚台中坐，左首为冯藩台，右首为沈学台，冯藩台之左为臬台，沈学台之右为安庐滁和道，再右是本堂徐总办坐位。是日徐总办着黑色制服，往来招待，似甚忙碌。少顷，开始点名发给文凭矣。甲班毕业生手执文凭，齐齐后退，让乙班上前受凭。正一退一进之际，忽闻厅上枪声骤发两响。即有人云抚台身受枪伤者。大家奔逃出门，一哄而散，究竟如何，不得而知。”语毕气喘，盖余恐犹未已也。余急往学使署告以此事，并遣人急往学堂寻觅学台踪迹。少顷侦者归，知抚台身受重伤，似已无救，已舁归抚台衙门矣。又得消息，知徐锡麟枪伤恩抚台后即率其密友陈伯平、马某某奔赴军械局有所举动，现在已奉当道命令发兵围困军械局矣。又未几，有人来告。知徐等已牵赴抚辕矣。傍晚得确息，知伯荪已从容就义矣。哀哉伯荪，以有用之身而与尸居余气之恩铭性命相搏，真不值得，哀哉伯荪！余今日写此一篇，事隔五十多年，尚为之黯然泫然，况当日目睹其种种者乎！此外尚有必须记载者一一笔之如下。

先是，两江总督端午桥（方）密函恩铭，内附革命党人名单一纸，嘱其一体缉拿。恩铭以为小徐方能助我一臂之力，

于是召伯荪而切托之。殊不知伯荪密友陈伯平、马某某两人之名赫然在上，恩铭不知也。伯荪以为此是取瑟而歌之意，疑虑丛生，而祸机不可遏抑矣。

当发给文凭之前夕，伯荪手写一函，交学堂庶务员顾某嘱其急送驻扎城外炮队营之熊成基管带，盖有所联络也。次日事发，而城外寂然，伯荪知外援已绝，询之顾庶务，方知此函忘未送去，犹在顾某身上。伯荪恨极，又一枪而顾某倾倒矣。伯荪在军械局负隅数小时，与陈、马两人手枪弹尽，从容被执。有人问：“恩抚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荪说：“恩待我是私交，我对他是公义，私交何得胜过公义？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伯荪以排满为职志也。

当恩铭受伤倾倒时，事起仓卒，咸以为枪自外来，堂上诸公纷纷向内室躲避。沈学使走至后边廊下遇见伯荪匆匆出外，告以抚台受伤，急须查拿凶手。伯荪挥之以手曰：“不关你的事。”沈学使似有所悟。其时另有一人引沈公向外走，走至学堂大门左近，知恩抚台尚困卧号房，呻吟未绝。亟入内看视，见恩铭血污满身，卧一小榻上。恩铭一见沈公，只说得“徐锡麟”三字，目已瞑矣。

（政协浙江省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合订本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89—91页。）

记秋瑾

徐双韵

(一) 少年时期

秋瑾，字璇卿，小字玉姑，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原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于一八七五年农历十月十一日生在福建厦门，时祖父嘉禾任厦门知府，父寿南、母单太夫人都随侍厦门。厦门在鸦片战争后，为英帝国主义强辟为商埠，秋瑾童年，眼见英国教士态度恶劣，屡屡恃强闯进祖父办公处所，提出无理要求，百般侮辱。老人的愤慨，播下了秋瑾革命的种子，助长了秋瑾革命的根苗。

秋瑾天资聪明，加以努力学习，十一岁已会做诗，常常捧着杜少陵、辛稼轩等诗词集，吟哦不已。单太夫人雅擅诗文，循循善诱。秋瑾失恃后，为了纪念慈母的辛勤教诲，曾托人绘了一幅《秋灯课诗图》，自己并题了一阕《临江仙》以寄其深刻的怀念（这首词是秋瑾在成仁前数月写的）：

懿范当年传画荻，辛勤慈母兼师。丸熊篝火课儿时，三迁媲孟氏，折管授义之。讲帙佳句不辞千遍读，秋宵真个宜诗。已邈悔生迟，宣文遗志在，盥手仰遗徽！

秋瑾在学习经史诗词以外，特别爱读《芝龛记》等小说，对秦良玉、沈云英备极推崇。

一八九〇年，当秋瑾十六岁的时候，祖父嘉禾因受不了

外国人欺压，带着家眷离开厦门，回到故乡，在绍兴南门租了一所叫和畅堂的房屋。这所房屋，原为明朝神宗时大学士朱赓的别墅，完全是明代建筑形式，三间四进，虽不甚高敞，房间却是不少，后面靠着塔山，环境幽静。秋瑾就住在第二进左边楼下，少年时代的诗词，都是在这里写成的，而成仁前秘密革命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的。现在绍兴的“秋瑾革命纪念馆”就设在这所有历史意义的房屋里。

秋瑾在厦门时，常常听母亲谈起，在萧山的舅父和表兄弟都习武艺，很有功力。因此，她回绍兴不久，就随母亲到萧山单家，学会了骑马击剑，跳高跳远。这时的体格锻炼，对她后来从事繁重的革命工作，是有不少帮助的。

秋父寿南在厦门以知县升直隶州，因家贫不能厚贿吏部胥吏，签发湖南，初在常德县当厘金局总办，后调湘潭，因此把秋瑾许嫁湘潭富绅王家儿子廷钧（廷钧字子芳，在《浙案纪略》及夏衍《秋瑾》剧本中均误作“延钧”。秋宗章的《六六私乘》作“德钧”，而《大通学堂案录秋瑾供词》和王时泽撰的《秋烈士遗稿序》，以及家姊自华（寄尘）所撰的《鉴湖女侠墓表》、陈去病撰的《鉴湖女侠秋瑾传》等资料，均作“王廷钧”），于一八九六年农历四月初五结婚，时秋年二十二岁。（《浙案纪略》说：“随父入湘，年十八嫁王延（廷）钧。”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说：“年十八出嫁”。吴芝瑛的《秋女士传》说：“年十九嫁京宦某君。”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秋瑾》也说：“十九岁出嫁。”但《六六私乘》说：“先姊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生，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出嫁。”则应为二十二岁。）王

父浑名王二胖子，同曾国藩是表兄弟，当过曾家帐房，在屠杀人民的战争中发了横财，因而廷钧纨绔习气很深，诡计多端，与秋瑾的正直热忱性格，自然不能融洽。

一九〇一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寿南在湘阳知州任上逝世，家人就移居湘潭，开设和济钱庄，维持生活。不料所用非人，经理陈玉萱利用职权，任意侵吞。一年以后，和济倒闭，秋家经济陷于破产。王氏一家刻薄成性，对秋家十分冷淡。

秋瑾是一位有革命思想的妇女，对王家的铜臭熏天，束缚重重，真感到无限苦痛。加之，帝国主义者积极侵略，清政府江河日下，国势一天天地衰弱，民生一天天地困苦，因此她很想离开家庭，服务社会，和男子们一道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

（二）留学日本和参加革命组织

一九〇三年农历五月，秋瑾的老母以及兄誉章、弟宗章、妹理等因和济钱庄失败，复遭王家白眼，知湘潭不可留，遂回绍兴。不久，王廷钧在清政府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官职，就带秋瑾到北京居住，当时清政府亲贵专政，对外屈服，对内搜刮，又经中日甲午战争及庚子八国联军战争，两次丧师辱国，赔款割地，国势岌岌可危。秋瑾眼见清政府的腐败，耳闻八国联军的劫难，所受刺激，非常深刻，因而革命思想愈趋浓厚。

秋瑾在北京，住南半截胡同，认识了王廷钧的同事无锡人廉泉的夫人吴芝瑛女士，两家又为毗邻，且在文学上有同等的造诣，日夕过从，情同姊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秋瑾在吴家经常阅读当时的新书新报，因而对旧民主主义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这时，留学日本的逐渐增加，秋瑾感于新的知识不够，就毅然立下留学东瀛的志愿。极端顽固的王廷钧遂恃其封建夫权，封锁经济，且竟用下流手段，窃取秋瑾私蓄首饰，以阻其行。但秋瑾不为困难压倒，托同乡人陶大钧的日籍夫人荻子变卖余剩饰物，筹得旅资。方欲启程时，前礼部主事王照因维新派嫌被拘下狱，她与王照虽素不识面，一闻此讯，即毅然分出学费一部分托人送去，作运动释放之用，还嘱送款人勿告诉何人送来。这种同情爱国青年的侠义行为，在当时社会里确是难得的。

一九〇四年的新秋（青年模范丛书《秋瑾》与《史学季刊》一九五七年七期《秋瑾年谱》，均误作一九〇四年三月），秋瑾离国去日，行前吴芝瑛和荻子等曾于北京城南陶然亭为她置酒饯别。

在此要顺便谈一谈秋瑾与王廷钧的夫妇关系。他们只是志趣不协，意见不同，夫妇关系是仍旧存在的，既不是史学季刊《秋瑾年谱》所说的“分居”，也不是宋元《秋瑾与徐寄尘的革命友谊》所说的“决绝”。请看《六六私乘》里说：“迨光复会组织成立，筹饷购械，难以为继……，先大姊目击心伤……专赴湘潭，子身至王宅，时子芳（廷钧之号）宦京未返，君舅健在，谈次悉姊近况，即畀数千金。”又说：“当时姊婿子芳久已下世，佳城既卜，乃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农历八月，遣两佣人，将奉榱还湘合葬。九月中旬，始遣之行。”据此可以证明，秋、王夫妇名义确实还保存的。

秋瑾到东京后，即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进步神速，岁暮卒業，明年考入青山实践女学。

当她补习日文的同时，曾与陈撝芬等十人发起共爱会。（《国民党党史史料丛刊》曾写作“重兴光复会”，实误。考共爱会会员都是妇女，光复会是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实是两个组织，不可混而为一。且秋瑾于共爱会是发起，不是重兴。）共爱会实是近代中国妇女首先成立的爱国组织，宗旨是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一面通信国内女学，要求推广。秋瑾同时还与刘道一等九人，组织秘密团体，名十人会，也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旋闻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遂偕刘道一等加盟，受封为“白纸扇军师”，从此她的军事知识就渐渐地充实了。

秋瑾眼见当时留日学生的政治觉悟很低，多数人留学目的，是企图回国后做官吏，当买办。她为了唤醒群众，在东京倡办《白话报》，第一期出版于一九〇四年中秋节。《白话报》是杂志性质，与梁启超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对立，鼓吹推翻清政府，月出一册，售大钱五十文，可惜限于条件，仅出六期。编辑兼发行的，是演说练习会，附设于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中国留学生会馆内。印刷所在东京牛込区神乐町一丁目二番地翔鸾社，印刷者日人野口治安。主要内容：第一期有《中国历史的摄影》一文，指斥金、元、清的封建统治为“胡人”，为“野种”。第二期有《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书》，反对缠足，提倡女子求学，争取男女平权。第三期有《说廉耻》，提出“我国应除去这骚鞑子，省得作了双料奴隶”的口号，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清贵族反动统治的强烈要求。以后，秋瑾又先后认识了陶成章、鲁迅、陈公猛、黄兴等爱国人士，共同宣传革命，协商爱国救亡活动。

一九〇四年农历年底，秋瑾因资助长沙起义失败东来同志的生活，以致经济告竭，乃回国筹措学费，行前恳陶成章介绍参加光复会。陶就分别写信给主持人上海蔡元培及绍兴徐锡麟。她到上海后，先到虹口爱国女学见蔡，并回绍兴东浦热忱学堂见徐，遂加入了光复会。单太夫人典卖衣物，筹措了几百银元给她回日读书。她从绍兴到上海时，陶成章也回上海，曾偕秋瑾访问龙华会处州负责人吕熊祥等。一九〇五年春初，她便只身二次赴日。她此行毅然乘三等舱，与当时所称“苦力”为伍，挤在一起，其俭约于此可见。但在校里看到一湖南女同学蔡竞无家可归，生活困难，仍慨然帮助，毫无吝色。

秋瑾在青山实践女学校习教育及工艺等科学，对看护工作更加悉心研究，曾参考日本书籍，译写了一部《看护学教程》，详细地介绍了看护的理论与实践，极力批判了当时社会把看护当作贱业的封建观点。

一九〇五年农历七月，孙中山先生因黄兴及蔡元培等的欢迎，从欧洲赴日，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秋瑾经黄兴介绍，与中山先生见面，倾谈之下，对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方策大为信服，即由冯自由介绍，至黄兴寓所填入会表，不久被推为浙江主盟人。

（三）回国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〇五年冬，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植，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勾结日本文部省颁布所谓“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不但禁止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侵犯人身自由。八千多留日中国学生向日政府交涉无效，实行罢课，湘人陈

天华悲愤投海，遗书同学们坚持爱国主张。全体留日同学，十分愤慨，在浙江同乡会集会。这时，同学们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忍辱力学，一部分主张回国实行革命。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一九〇六年新春，秋瑾归国，径回绍兴。

秋瑾回绍兴后，先在绍兴明道女学代了几天体育课。农历二月上旬，以嘉兴褚辅成的介绍，应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聘为教习。南浔为浙西富庶巨镇，她到此地，也希望对革命经济力量有所帮助。浔溪校长为家姊徐自华（寄尘），我与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吴惠秋老先生（原名明，号希英，后为纪念秋瑾改名），当时均在校肄业。在短短五个月中，我们受到秋瑾的启发不少。秋瑾对我与家姊的爱护与期望，十分深切，从下面的诗句里，足以说明：

赠家姊诗云：

临行赠我有新诗，更为君家进一词；不唱阳关非忍者，实因无益漫含悲。

莽莽河山破碎时，天涯回首岂堪思；填胸万斛汪洋泪，不到伤心总不垂。

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词。

赠我诗云：

惺惺相惜两心知，得一知音死不辞；欲为同胞添臂助，只言良友莫言师。